

孟子經濟思想

第一章 緒論

我國學術至春秋戰國。王官不守。諸子百家先後蔚起。著書立說。各傳其是。然綜其所討論之範圍。要不外人生之意義。及其法則焉。關係國計民生之經濟問題。遂亦因之相緣而生。蓋經濟起於人類之慾望。慾望隨人類之文明而遞嬗而進步。是以儒法道墨無不有其經濟上之議論。唯當時所同認為經濟物者。衣食而已。故老子曰。「甘其食。美其服。」管子曰。「衣食足。而後知榮辱。」子貢問政。孔子答以足食。蓋可知矣。究之衣食從何而出。農業而已。故春秋戰國時代之重農。乃一時代所生之思潮。非一二人特有之見解也。彼許行商君之徒無論矣。而承受儒家正統學派之孟子。對於物質界之農事。亦多所論列焉。蓋孟子之政治哲學。寓有民權之精神者也。故其立論關於人民生計者。指不勝屈。其游說各國諸侯也。亦以仁義之施行爲其消極政策。以重農爲其積極政策。誠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。終歲不製衣則寒。爲之君爲之師者。飢然後爲之食。寒然後爲之衣。職責所在。其亦毫不容緩者乎。堯曰。「民有飢者。吾飢之也。有寒者。吾寒之也。」信哉斯言。孟子深痛當時諸侯昧此。故處處以人民爲前提。而其經濟思想之動機。實亦發軔於此。福星不揣愚陋。援將管見所及。著孟子經濟思想。尙期海內賢達。不以愚而狂放。而辱教之。則幸甚矣。

第一節 孟子傳略

攷史記謂孟子鄒人也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。道既通。游事齊宣王。宣王不能用。適梁。梁惠王不果所言。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。當是之時。秦用商君。富國強兵。楚用吳起。戰勝弱敵。齊威王。宣王用孫子。田忌之徒。而諸侯東面朝

齊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。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。是以所遇不合。退而與萬章之徒。序詩書。述仲尼之意。作孟子七篇。

第二節 孟子哲學

孟子之根本哲學。在經世。而以保民爲旨。孟子言民爲貴。民事不可緩。及其所論仁政。王政。不忍人之政。皆以爲民也。貴非田。倡大同。闢楊墨。辨王霸。無一不爲人民着想。泰西諸國。今日之政。殆庶近之。惜吾中國孟子之學久絕。故其政策至今未嘗見諸施行。

第三節 時代背景

一時代之思潮。必有其背景焉。研究孟子之經濟思想。不可不知當時各國政治之趨向與社會之情形。故具論列於茲。以資考証。

(一)政治之趨向 戰國之時。爲我國民族由封建漸進而爲國家統一之過渡時代。是以各國君相莫不欲強兵富國。以伸其勢。而當時所謂游說之士。揣合政治家心理。動以富強之術。邀致顯位。蘇子瞻曰。「春秋之末。至於戰國。諸侯卿相。皆爭養士。」其所以養士者。無不爲急謀富強起見。然游說之士。同認爲富強之術者。戰勝攻取而已。顧戰勝攻取之施行。不外殘殺。而孟子極撻擊之。故曰。「爭城以戰。殺人盈城。爭地以戰。殺人盈野。」其結果使一國之人口減少。倉庫空虛。實致貧之道也。於是乃主張仁義以爲施行一切政治之基礎焉。而施行仁義。即在愛民。愛民之道無他。重農而已。

(二)社會之情形 春秋戰國之世。人民苦於戰爭之結果。致土地日形荒蕪。且租稅苛苛。人民尤難堪其擾。

是其巧黠者。另謀他業。而鈍魯者。均束手而待斃。因之貧富懸殊。無形中造成階級制度。故富者坐不垂堂。貧者無立錫之地。詩云「彼有旨酒。又有嘉肴。洽比其鄰。婚姻孔云。念我獨兮。憂心慙慙。咻彼有屋。蔭蔽方有。穀。民今之無祿。天天是祿。苛矣富人。哀此惻獨。」其他類此。見於毛詩者尙多。亦可見其貧富不均之甚矣。所謂其巧黠者。另謀他業。他業云者。卽指商賈而言。唯當時一般政治家。多抑制商業。使其不得自由發展。然其潛蓄之勢力則甚大。而子貢自圭之貨殖。以及陶朱之三致千金。弦高以牛犒秦師。獨力挽國難。自不免爲一般營利者所垂涎。棄稼穡而貨殖。此亦必然之勢也。太史公貨殖列傳內曾記漢時諺語云「刺繡文不如倚市門。」謂工不如商。而農益不能與之儔匹矣。晁錯曰「男不耕耘。女不蠶織。衣必文采。食必粱肉。」因其富厚。交通王侯。力過吏勢。」因以「兼并農人。」此商賈情形在漢時已如此。然恐不自漢時始也。孟子非絕對抑商者。不過不贊成資本家壟斷市場而已。故其言曰「古之爲市者。以其所有。易其所無者。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賤丈夫焉。必求龍斷而登之。以左右望而罔市利。人皆以爲賤。故從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。」此足見孟子之排斥當時富商巨賈至名之爲賤丈夫。今日所謂社會主義者以反抗資本主義相號召。極欲打破加迭爾。托拉斯等組織。然在二千年前。孟子已倡道之矣。總之戰爭相循。使人民顛沛流離。而富商巨賈操縱漁利。益足使貧富之階級懸殊。此則人人所承認者也。

第二章 本論

第一節 大同主義

最近經濟學者以大同主義爲重要主義。概括之有二說焉。一爲法國學者巴士地阿之極端個人主義。一爲美國學者喀雷之個人互依主義。後說乃近世公認之大同主義。孟子所倡之大同主義庶幾近之。夫孟子於六經之中。其所得力在春秋。而於春秋之中。其所傳爲大同主義。孔子立大同之義。以治今日以後之天下。在春秋亦謂之太平。亦謂之臨天下之言。孟子所述皆此類也。如

孟子言無義戰。爲大同之起點。此義本於春秋。爲孔子特立大義。後之儒家。惟孟子能發明之。外教則墨翟宋鉞皆深明此意。泰西諸國。惟美洲庶近之。然未能至也。

孟子言井田。爲大同之綱領。井田爲孟子特貴之制。所以均貧富。論語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井田者。均之至也。平等之極則也。西國近頗倡貧富均財之說。惜未得其道耳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。無待言。迂儒斤斤思復者矣。法先王者法其意。井田之意。真治世第一義矣。故孟子一切經濟皆從此出。

孟子言性善。爲大同之極致。孔子之言性也。有三義。據亂世之民。性惡。升平世之民。性有善有惡。亦可以爲善。亦可以爲不善。太平世之民。性善。荀子傳其據亂世之言。宓子漆雕子世子傳其升平世之言。孟子傳其太平世之言。各尊所聞。因而相傳。苟通於三世之義。可以無窒閼矣。太平之世。禮運所謂謀閉而不興。盜竊亂賊而不作。春秋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。故曰性善。西人近有倡進種改良之學。他日此學極盛。則孔子性善之教。大可成矣。

孟子言堯舜。言文王。爲大同之名號。禮運以大同歸之堯舜。故曰天下爲公。春秋哀十四年。傳言其諸君子樂